

卧龙生真品全集
金剑雕翎 上
(台湾) 卧龙生著

前 言

在我国众多的小说题材中，武侠小说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它山藏海纳，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人文、数艺，皆入其中，也溶入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辨是非、讲道义，锄强扶弱，舍己为人的侠义情怀，以及正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尚武精神。

大部分武侠小说的故事内容，浅显明朗、易读易解，事件似是就发生在距你不远的地方，但你如认真的去思维求取，却又迷蒙飘渺，似有若无。我喜爱这种迷蒙的美，也喜欢那如梦如幻的感受，所以，我爱看武侠小说，也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

看的太多了，就忍不住也写了起来。我从事武侠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当然，我也可以找出一个伟大的理想，来美化一下写作的动机，看起来就心怀大志了。

武侠小说容易写，因为它取材容易，只要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多看些武侠小说，都可以提笔写作。听到的传奇故事，看到的奇人异事，都可以溶入小说之中，随手拈来，俯仰皆是。是故，武侠小说一旦行销流畅，大批武侠小说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真是万箭齐发，其势壮观。可惜的是这些大都不是创作者的成品，而是东抄西凑的怪诞作品，牛头接在马嘴上，看的人莫名其妙，倒尽了读者胃口。

近年来行走国内各地，发现盗版之风甚盛。这种做法，破坏了原著形象，也打破了市场规范。盗印者旨在赚钱，成书了事，错漏不予补正，也不理会读者反应，不付稿费，劣纸印装，省了很多成本，大量占据市场，形成了劣帮逐出良帮，造成了正当出版商的痛苦，创作者也受到极大伤害。

也有一些好书，借用了卧龙生名字出版，细阅内容，才发觉多本出于名家手笔。这些人已有了良好的创作声誉，想不出盗版者为什么要弃置原作者的笔名不用。

更为可怕的是盗名欺世的伪书，一些黄黑色的作品，内容诲淫诲盗，充斥血腥暴力，文字也粗俗不通，也借用卧龙生名字出版，而且还杜撰了香港卧龙生和台湾卧生龙的区别。事实上卧龙生只有一个，香港的作家群中，也无人以卧龙生作为笔名。也有自认聪明的伪书制造者，以卧笼生、卧龙笙，蒙混耳目，更是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

这些书非出自一社一地，粗略的查访了一下，竟有十余家出版社参与了制作伪书行列，出书百余部，有六七百本之多，胆大妄为，令人惊叹，对卧龙生个人戕害之深，真是断肠泣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亦极可观。

希望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全集之后，能滞止伪书在市场横行，不能再以卧龙生之名欺骗读者。彻底的灭绝伪书，恐还需读者大力支持，不买不看，伪造者无利可图，自会烟消云散。

大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集，一共三十九部，是我至 1995 年 3 月为止的全部著作，排出于全集之外的，均非我的创作。这是个非常明确的界限，希望读者给予支持，指教。

卧龙生

1995 年 10 月于西安

为卧龙生真品全集写序

中国武侠小说

研究会会长宁宗一

金秋北京，首届海峡两岸武侠小说研讨会在西山卧佛寺举行。中华各地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界人士齐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武侠小说的地位与价值，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武侠小说创作的趋势和走向，这无疑是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决定由我来做开幕词，尽管我知道这是一般学术研讨会的通例，但它还是“逼”我思考了一些问题，所以我的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侠和儒的文化心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影响，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前贤和时俊大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潜藏着儒的影响，而民间社会中的平民百姓又多闪动着侠的影子。其实，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对侠也同样独有深爱，所谓“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也。事实上，侠的精神与对侠的崇拜，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一种寄希望于痛苦之中的遗传基因”了。而武侠小说的生成，可能就是这种“基因”的物化。

这段话我确实是有感而发。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中都拥有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读者群。而博士和硕士诸生中更有同好。至于教师群更不分老中青，都能找到同道。我个人的欣赏趣味固然不足为凭，但武侠小说拥有一个较高文化水准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武侠小说并非如一些宣传文字所言，都是格调不高，乃至导人向善的坏书，并非只能对无知青少年“卖卖野人头”。当然，谁也不否认，武侠小说中也有高下之分，也有把“武”渲染成血淋淋的暴力，把“侠”写成恶棍等等劣制品。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喜看高水平的武侠小说的热潮却长盛不衰，这，就自有其社会心理方面的诸多原因了。所以在我那篇即兴的“开幕词”中，说出了我读那些武侠名篇的审美感受，而目的仍然是为还武侠小说以应有的文学地位

大声呼吁：

……这种英雄文字最有价值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想象力的丰富和情节的传奇性，更在于那文字背后含茹的精神气质，以重然诺、讲气节、轻生死、蔑视封建王法、救人厄难、惩办奸宦、热爱祖国河山等等。因此，在传世的武侠小说的杰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却往往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剽悍、勇健的斗士，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至死方休。它们往往诱发读者十分强烈的感情：或促人奋发昂扬，或迫人扼腕悲愤；或令人仰天长啸，或使人悲歌慷慨。这正表现了杰出的武侠小说作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毅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美，是巾帼的豪情。这美就是意志、个性、热情和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追求。这无疑是另一种价值准则的判断，而这恰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壮美的一面。

令人十分快慰和兴奋的是，’95北京武侠小说研讨会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刚刚结束不到两个月，我就确切地听说西安的太白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卧龙生先生的武侠作品全集，这无疑是继海南的梁羽生作品集、三联的金庸作品集和珠海的古龙作品集后的又一庞大的工程，这对于喜爱武侠小说，特别是对卧龙生情有独钟的读者来说，不啻为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

略熟悉出版界情况的读者，大都知道，卧龙生先生作为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中早期即著名的“三剑客”之首，他的大名当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所以盗用“卧龙生”之名出版的武侠小说真是络绎不绝，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至真正的卧龙生饱受声名之累。太白文艺出版社此次经过认真清理，又经卧龙生先生亲自认定，出版这样一套卧龙生真品全集，真乃是功德无量的事。从容观意义上说，这是在武侠小说出版领域的一次打伪活动，也必然是对一切“伪卧龙生”的一次大曝光。

卧龙生作品的整体基调是呈现中国人的灵魂——大勇、大智、大德。正直、真诚、博大、傲岸、深沉、热情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命核心和人格力量之所在。卧龙生善于把他的人物置于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的生死边缘，或是感情危机的白热点之中，或是与环境剧烈冲撞难以自拔的瞬间，然后去刻画或讴歌他们的搏斗、追求、夺取，直到人物战胜对手和战胜自我，从而登上精神新岸。总之，在卧龙生的武侠世界中，有豪气与无豪气，有血性与无血性，有力度与无力度，关键并不在于场面和环境的描写是否火爆，是否有气势，又多么九转回肠，而在于他笔下人物的心灵深层结构中有没有克服迷惘、犹豫和软弱的力的激流。如果我们能深入到卧龙生先生的创作心境中去，我们会感知到，在浑象而蕴藉的艺术风度里，表现出这位著名小说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人性的礼赞，对正气的渴望，对智性的欣赏，对勇与力的追求。

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多贯穿着对人性的有意味的描述。面对书中几位女性人物，他的笔触能极准确地把握那回肠荡气的情愫，并顺水推舟地把它变成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力（见《金剑雕翎》、《飞燕惊龙》、《金笔点龙记》、《天马霜衣》）等。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作品节奏富于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凤管鸾弦，光风雾月，紧张杀伐之际，插入抒情短曲，即使着墨不多的几笔粗线条的勾勒，也能摇曳多姿。这种不简单地追求传奇之奇，而写出心灵的真实，是极见匠心的。

卧龙生在他设置的善恶并存、光影交错的大千世界中，总能打破一刀切的常规，写出人物性格的组合性。他的小说人物最成功之处就是把人物的内心矛盾、性格中的冲突、心理上的扭曲综合地表现出来。我特别喜爱卧龙生笔下的不少男子汉形象，他们都被写得十分真切。因为作者能把笔触深入到男子汉气概的内部，揭示内在善与恶的两种人性的交锋，粗犷的外部性格和深沉忧郁的心理特质、外部生活的缺憾和内在心灵的冲撞，交织起大生命的苦痛与欢欣，充满了原始的质感，读后令人心灵为之震撼。见（《剑气洞彻九重天》）

卧龙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国学根底深厚，学识渊博，但他从不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他对新思潮极敏感，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气息已有所吸收。他当代意识极强，因此在说传奇故事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使作品在颂美匡恶、除恶扬善的传统立意中，浓淡相宜地融入和泼洒了不少现代生活的哲理色彩。仅就小说技法来说，卧龙生不满足于情节单一的故事，而喜欢采用多条线索，对列式结构组织素材，由单向审视变为立体审视，变封闭式叙事为开放式、辐射式的布局。众多的人或事的交替穿插、时序错位的叙述以及空间缠绵的展示，不单纯追求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因果性，所以反而使小说的传奇性更加浓郁。仅从这角度来说，卧龙生的一些优秀代表作完全可与世界高品位的通俗文学读物和畅销书媲美。

总之，我读卧龙生先生的作品总体感受是：他是以智者的沉思与幽默掩盖着心的沉重，在侠和平凡的人生状况的描写中，升华出他对宇宙、自由、生命、人的玄思默想，正是这些不易一下子为人发觉的深层意蕴，才是他给予他的读者最有价值的审美感应，他的独特贡献也许正在这里。

当然，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成功之作，也如研究者所说“因为其经常涉及杂学的解释而枝蔓较多，略显杂沓。”另外，卧龙生有时在追求量时而忽视了质的标准，粗疏、简陋之作也有一些。当然任何作家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意之笔，不过不尽如人意的瑕疵，毕竟不能掩盖卧龙生的实力和成就。人们毕竟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认识到了他的襟抱、道德、学问、才气和文章。

1995年 11月 26日

内容提要

十名武林顶尖高手相约进入“禁宫”比武，数十年过去了，这些人再未出现江湖。正、邪各派掌门人，都想一探“禁宫”之秘，希冀能获得十位高手的武功手录，以便扬名或称霸江湖。但禁宫在何处，却扑朔迷离，无处寻觅。忽有传闻能够打开“禁宫”之门的“禁宫之钥”出现江湖，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各派为争夺“禁宫之钥”互相残杀……

黑道梟雄沈木风，以百花山庄为据点，以高强的武功欲图灭掉各大派而统一江湖。刚刚出道的少年侠士萧翎，误入百花山庄，沈木风为降伏萧翎，设下重重陷阱，使这位身负绝技、胸存正义的少年，遭到各派人物的堵截围杀。

百花山庄大宴群豪，正然觥筹交错之际，忽现刀光剑影，正邪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正道侠士陷入了重围之中……

该书情节曲折，故事紧凑，语言流畅，是一部很好的武侠名著。

金劍雕翎

第一回 天涯飘来血舟

八月，秋汛初至，湘江水盈，灌满了丹桂村旁的长碧湖。

深夜，湖心月影正沉浮。

湖畔，桂子频飘香。

一阵咿呀的橹声，划破了湖面的寂静，一艘画舫，缓缓由东方驰来。

船头端坐着一个轻袍暖帽的老者，一个四旬左右的美妇人，紧傍那老人身侧而坐，一个十二三岁的童子，依偎在那妇人的怀抱。

迎面江风送过阵阵寒意，那中年妇人轻扯一下身上披的锦缎披肩，掩在那孩子的身上，慈母的关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

那老人端起身前木几上的香茗呷了一口，笑道：“翎儿睡了吗？”

那中年妇人启唇一笑，低头瞧了瞧怀中熟睡的儿子，道：“睡了。”

那老人缓缓站起身子，仰望明月长长吁一口气，道：“三十功名尘与土，一片冰心在玉壶。”声音幽沉，隐隐合着英雄末路的凄凉。

那中年妇人淡然一笑，接道：“夜深了，咱们该回去啦！翎儿着了凉，又要愁煞人。”

那老者颌首挥手，正待命舟子掉转船头，突见一艘灯烛辉煌的巨舟，双帆张风，直驰而来。

那巨舟似是已失去控制，随着风向，直向画舫撞了过来。

画舫上掌舵人似是驶航的老手，不待主人吩咐，立时一转主舵，画舫向侧旁避去，另一个舟子，却急奔向船头，扬起手中竹篙，口中大声吆喝道：

“伙计，睁着眼睛往上撞，什么意思？”他一连吆喝数声，始终不闻那巨舟上有人相应。

舟子心中大急，挥篙向那巨舟之上点去。

这时，江风威势已弱，巨舟吃那竹篙一点之力，登时向一侧偏了过去，两只船擦身而过。

那轻袍老者一直背着双手，看着这一幕惊险的经过，神色镇静，毫无畏惧之容。

那执篙大汉，眼看巨舟几乎撞上画舫，对方却似浑如不见，忍不住大声叫道：“喂！你们还有一个活人没有？”

任他喝骂叫嚷，仍不闻有人相应。

长碧湖占地百亩，四周生满了深可及人的芦苇，那双桅巨舟，方向一偏，撞入了芦苇之中。

那卓立在船头上的老人，看得心中一动，暗忖：看这巨舟似已无掌舵之人，难道没有人吗？但见那辉煌的灯火，似又不像无人乘坐，心头大感奇怪，扬声吩咐那掌舵的舟子，说道：“把船驶近那巨舟瞧瞧！”

那中年妇人似想阻止，但却终于忍了下去。

驾船的舟子一转舷，把画舫驶近，紧傍那巨舟停了下来。

那轻袍老者望着那巨舟上辉煌的灯火，凝神静听了片刻，回头对站在船头手执竹篙的舟子说道：“这巨舟，有些奇怪，你攀上船去瞧瞧。”

那舟子躬身一礼，领命而去，放下竹篙，攀上巨舟。

轻袍老者背手卓立在船头上，仰望着明月出神。

突听一声尖厉的惊叫，那攀上巨舟的舟子，踉跄奔回，扑通一声，跌入了湖水之中。

那轻袍老者微微一皱眉尖，一撩长袍，向巨舟之上攀去。

那中年妇人怀抱中熟睡的孩子，亦被这一声尖厉的呼叫惊醒，霍然由慈母怀中站了起来。

迎面江风，飘过来一阵浓重的血腥气味。

老者停下了脚步，重重地咳了一声：“有人在吗？”目光转处，只见一条黄色的剑穗，随风飘动，长剑从一个华衣人后心洞穿前胸，深钉入了舱门处板壁之上，直没至柄。

烛火照耀，清晰可见那华衣人的侧面，那是一个年轻人，惨白的面色却无法掩去他那英俊的轮廓。

轻袍老者微微叹息一声，举步向舱中行去。

布设华丽的船舱中，一片惨象，桌倒椅翻，血迹处处，距舱门不远处，伏卧着一个中年大汉，后脑裂开，早已气绝死去。

轻袍老人黯然叹息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好一幅凄惨的景象。”

转眼望去，只见靠窗处，站着一个黑衣长衫大汉，双腿直立，两手十指深入板壁之中，骤见之下，极似一个人扶着板壁而立，仔细看去才可看出此人早已气绝多时，全身僵直，只因十指深深插入了壁板之中，才使他的尸体不倒。

此人全身不见伤痕，但口鼻之间，却不停地滴着鲜血。

辉煌的灯火，照着三具死状各异的尸体，构成了一幅恐怖绝伦的画面。

深夜血舟，寒风打窗，那老者虽然胆气逼人，也不禁由心底泛起一股寒意，摇摇头叹息一声缓步向舱外退去。

突然间，由船舱一角中，传过来一声微弱呻吟之声。

呻吟声虽然微弱，但听在那轻袍老人的耳中，却有如迅雷骤发，惊得全身抖动了一下，停下了脚步。

他缓缓转过身子，目光环扫，搜寻船舱。

只觉那三具死状不同尸体的形态，愈看愈是恐怖，不禁心头凛然，正待回身退出，又是一声微弱的声音传来。

这一声，他听得异常清晰，由那微弱的呻吟，可分出那是个奄奄一息受了重伤的人，所发出的呻吟。

轻袍老人犹豫了一阵，眉宇间泛现出坚定之色，说道：“劫后余生，奄奄待毙之人，老夫岂能见死不救。”一撩长袍，重入舱中。

凝神望去，只见船舱一角的暗影处，倒卧着一个蓝衣妇人，长发散乱，

满身血迹，上半身依靠在舱壁的木板上，不禁顿生怜悯之心，转身奔出舱外，招来两个舟子，卸下了一扇舱门，抬起那重伤妇人。

烛光照耀之下，只见她面色惨白，双目微闭，鲜血湿透了大半幅衣裙。

突然间，她睁动一下微闭的双目，发出一声重重的呻吟，就借身子转动之势，疾快地伸出手去一拂，一盏油灯斜斜地倒了下去。

她臂上本已受了数处创伤，这强行伸手一拂，震动了伤口，鲜血泉涌而出。

她紧咬着玉牙，强忍着伤痛，缓缓闭上双目，汗水从她苍白的脸上滚了下来。

两个舟子不过刚把那重伤的妇人移上了画舫，那双桅巨舟突然冒出一阵浓烟，火舌闪闪，穿窗而出，强劲的夜风中，火势迅速的蔓延开去。

那轻袍老人打量了那延展的火势一眼，沉声说道：“快划开去。”

两个舟子急急放下那重伤少妇，合力摇橹急驶而去。

那少妇眼见大火已成，那艘双桅巨舟，已然难逃火劫，心头一宽，赖以支持重伤的精神力量，亦随着松懈，晕了过去。

当她醒来之时，发觉自己正躺在一间布置十分雅致的卧室之中。

紫檀大床上，铺着厚厚的褥子，四面紫绫壁，梳妆台上，放置着一面两尺多高的铜镜，右首壁角，垂吊着一盏白绫宫灯。

一看之下，立时可觉着这是一个十分豪富的人家。

突然间，室中一亮，垂帘起处，缓步走进一个风姿绰约的中年妇人，穿一身青布衣裙，但掩不住那高雅的气度。

只见她缓步走近木榻，脸上泛现出讶然之情，道：“啊！你醒过来了。”

蓝衣妇人轻轻叹息一声，道，“难妇承蒙相救，还未拜谢救命之恩。”挣扎欲起。

哪知这一动，震动了伤口，只觉全身一阵剧痛，不禁一皱眉头。

那中年妇人，急急摇手说道：“唉！你全身都是刀伤，不宜挣动。”

蓝衣妇人黯然说道：“如非夫人搭救，难妇恐早已没了性命，大恩不言报，这番情意，难妇当永铭于肺腑之中就是。”

那中年妇人摇头说道：“不用说感谢的话啦！福祸旦夕，风云难测，人生在世，谁无危难。你尽管安心休息，寒舍人口简单，居所甚静，虽非豪富，但多上三五个人吃饭，也不要紧。”

蓝衣妇人接道：“难妇还未请教夫人上姓？”

中年美妇笑道：“我姓萧。”

蓝衣妇人道：“萧夫人。”

萧夫人摇头笑道：“快不要这般称呼，我也许长你几岁，如不嫌弃，那就叫我一声姊姊吧！”

蓝衣妇人略一沉吟，道：“夫人抬爱如何担当得起。”

萧夫人轻轻叹一口气，道：“妹妹的伤势极重，不宜多劳神说话，外子

已入城替你配药去了。”

蓝衣妇人心中大受感动，热泪盈眶地说道：“咱们素昧平生，夫人这般对待难妇，叫难妇粉身碎骨也难报答。”缓缓闭起双目，两行清泪顺腮淌下。

她似是突然回忆起一件什么重大的事情，刚刚闭上双目，忽然又睁开眼来，说道：“敢问夫人声，难妇乘的那艘双桅帆船，可还停在湖中吗？”

萧夫人摇头叹道：“烧啦！唉！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但你那双桅帆船，尽付一炬，连那满湖芦苇，也被烧去，最可怜的还是那停泊在湖畔的几艘渔舟，也被那蔓延的火势烧毁，火势燃烧足半夜之久，你那艘双桅巨帆，早已化作劫灰。”

那蓝衣妇人眨动了两下圆圆的眼，默然不语。

善良的萧夫人只道那蓝衣妇人心疼巨舟，赶忙接口安慰道：“财帛身外物，你也不必为那惨遭火劫的巨舟心疼了，寒家人口单薄，不妨长留此地。”

蓝衣妇人道，“多谢夫人的垂爱。”

萧夫人望望她身上的刀伤，黯然摇首，退出室外。

那蓝衣妇人充满着痛苦的脸，这时泛绽出一丝微笑，闭上双目睡去。

当她再次醒来时，天已入夜。

木案上高燃着一支红烛，熊熊的火光，照得满室通明。

宽敞精雅的卧室中，除了美丽的萧夫人，多了一个身着青缎长袍，面色严肃的老人。

烛光下，一个细磁的药碗，热气还蒸蒸日上腾。

那脸色严肃的老人，目光一掠木榻，劈头第一句就对那蓝衣妇人道：“你身受九处重伤，仍能保得性命，实出老夫的意外。”

蓝衣妇人道：“得蒙恩赐援手，使难妇幸脱死劫。”

老人摇摇头，说道：“老夫虽然粗通医理，但像此等重伤，实有无能为力之感，但你却能平安度过，目下看来已无大碍，待伤口弥合之后，再养息一段时日，或可康复。案上药物，费我不少心思，服过之后，还望你能屏绝心中杂念，好好睡上一夜，对你伤势，不无小补，明晨老夫再来替你把脉。”

说完，背起双手，缓步走出了卧室。

萧夫人端起药碗，行近榻边，低声说道：“外子为人，心慈面冷，对人素来不会说客气之言，还望妹妹不要怪他才是。”

蓝衣妇人急道：“夫人言重了，救命之恩，深如东海，难妇虽死，亦难报万一……”

萧夫人微微一笑，接道：“妹妹请喝下这碗药汤。”

蓝衣妇人叹道：“难妇落魄之人，怎敢和夫人平辈论交，承蒙抬爱，已然心领。贱名云姑，请夫人直呼贱名。”

萧夫人笑道：“妹妹虽受重伤，风采仍然可见，如若我猜想不错，妹妹必然出身大家，不是个俗凡之人。”

云姑轻叹一声，不再答语，接过药汤吃下。

数日的疗养，云姑大部伤口已合，人已可下床走动。

她从萧夫人的口中，得知了萧大人乃是一位廉正的御史，因弹劾权臣，被陷害关入天牢，被一位武林高人所救，埋名归隐林泉。宦海凶险，已使他再无心仕途，每日垂钓、莳花，乐度余年，夫妇两人，膝下只有一子。

又过了一月时光，云姑伤势已经痊愈，多日相处，她已和萧夫人成了闺中密友，但她却绝口不谈自己的身世来历，对那火劫巨舟，也似忘去一般，从未再提过。

萧家人口简单，除了夫妇二人和一个孩子外，只有一个追随萧家多年的老家人萧福，一名长工和一个婢女。

萧大人那一艘画舫，也毁于那次大火之中，原来雇用的两个舟子，也辞工他去，一座宽大的庭院，就只有这几个人。

那长工除了修整花木，做些粗工之外，从不进后院一步，因此，使这花树环植的内院中，更显得分外寂静。

这日中午饭后，云姑突对萧夫人说道：“愚妹伤势已好，长日无事，太觉闲散，我那姊夫，既喜清静，倒不如把令郎交我课读，也让我消磨这漫长的时光。”

萧夫人沉吟了一阵，笑道：“妹妹有此用心，那就有劳费心了。”

云姑知她心中甚多怀疑，也不解说。

次日上午，萧夫人带孩子来拜见老师，云姑虽然谦辞再三，孩子仍然行了拜师大礼。

萧大人虽然归隐林泉，但治家依然极为严谨，云姑虽由萧夫人口中知道萧家只有一个独子，但自从她清醒之后，就从未见过那孩子之面，在她记忆之中，那萧大人也只会来过一次，这数月来，她见的只是萧夫人和一个十八九岁的婢女。

萧夫人带孩子拜见过云姑之后，拉着云姑一只手，亲切地说道：“妹妹，这孩子天资不弱，悟性极高，只是先天不足，身体虚弱一些，有劳妹妹多费心了。”

云姑微微一笑说道：“姊姊但请放心，我自会全心全意的照顾他。”

萧夫人长长叹息一声，道：“妹妹，千万不要误会我的用心，你该打的尽管打，该骂的尽管骂，这是玉不琢不成器……”

云姑目光一掠孩子，接道：“姊姊放心，我看他峥嵘秀拔，禀赋本厚，日后成就，绝不在姊夫之下。”

萧夫人叹道：“你那姊夫，生平行事，太过方正，得罪了很多权门中人，不得不归隐林泉，埋名这丹桂村中，读书莳花自娱，以遣岁月。他因宦海受挫，看破利禄，不愿独子再涉足功名，平日虽也肯教翎儿读书习字，但读的却不是治世经典，而是诗词歌赋，佛道星卜，随兴之所至，想到什么，就教他什么，是以十一二岁的孩子，却学了一肚子奇怪的东西……”

云姑笑道：“姊夫没有教错，不论翎儿日后是否将涉足仕途，这些学问，

都该知道一些的好。”

萧夫人回顾了孩子一眼，道：“翎儿，好好听云姨的教训。”

说罢回身缓步而去。

云姑也不劝留，起身相送，回身关上了房门。

这座书房，足足两大间，除了一张木桌，两张竹椅之外，就只有一套茶具。

两扇木窗，正对花园，盆菊盛放，素梅含苞，点缀出初冬景色。

云姑仔细打量了孩子两眼，只见他肌色黄中微现青色，不禁暗自一叹，道：“这孩子幸亏遇上了我，要不然只怕他难以活过二十……”

心中念转，口中问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那孩子道：“我叫萧翎。”

云姑笑道：“这名字起的很好，振玉翎，总是飞腾之兆，但愿你能光耀门庭……”

萧翎摇摇头，说道：“爹爹替我诊过脉，说我活不过二十岁，只要我学些杂学，再过两年，他还要带我游玩名山胜水，纵然死去，也不算枉虚此生。”

云姑先是一怔，继而淡然一笑，道：“这些话，你可曾告诉过妈妈吗？”

萧翎道：“没有，爹爹再三告诫于我，要我不能告诉妈妈，爹爹说，妈妈若知道此事，定然要痛不欲生。”

云姑微微一笑道：“翎儿，你可怕死吗？”

萧翎道：“不怕，爹爹说生死由命，勉强不得。”

云姑笑道：“但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分，一个人虽然应有生死不足留恋的胸怀，但也应有坚强的求生意志。”

萧翎垂下头去，讷讷地说道：“我不愿看到爹爹伤心。”

云姑突然一整脸色，那娇艳的脸上，似是陡然间罩上了一层寒霜，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孩子，你如听我的话，就可以不死了。”

萧翎双目一瞪，道：“当真的吗？”

云姑道：“自是千真万确，但有一件，我教你什么，不许告诉爹娘。”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好吧。”

匆匆时光，转瞬间又过了两月。

没有人知道在这两个月之中，云姑和萧翎在那两扇木门紧闭的书房之内，做一些什么。

但有一点使萧夫人大为放心，萧翎那虚弱的身体，似是逐渐强壮起来，脸上也泛现出红润的光采。

萧大人淡泊世情，虽觉翎儿大异往昔，但他不愿多问，萧夫人眼看爱子身体强健起来，高兴地心花怒放，哪里还去多管闲事，盘根究底，查问翎儿从云姑那里学了一些什么。

这一天，腊月二十三日，萧夫人梳洗刚完，忽见萧翎急急冲进房来，叫道：“妈妈，云姨走啦！”萧夫人吃了一惊，道：“什么？”萧翎道：“云

姨留下了一张便笺，悄悄走了。”萧夫人急急接过便笺，只见上面写道：

难妇既蒙相救，又蒙夫人垂爱，视同姊妹，劫后余生，本应留府竭尽绵薄课教翎儿，以报再生之德。唯难妇另有要事，必须亲去处理，本欲明告，又恐盛情相留，迫于情势，只得留书拜辞，恩德永铭五内，结草衔环，但祈有图报之日。临行不胜依依，情非得已，唯恳宏量海涵。

书上萧夫人妆次

云姑拜留萧夫人一口气读完留笺，不禁叹道：“这怎么行，她一个妇道人家，在这等深冬岁暮之时……”忽听步履声响，萧大人启帘而入。

萧夫人正急得没有主意，一见萧大人入内便急急说道：“老爷请看，云姑留字走了。”

萧大人摇头道，“不用看啦，此乃必然之事。”

伸手接过留笺，扯的粉碎，放入袋中。

萧夫人呆了一呆，道：“你干什么？”

萧大人道：“此笺留它不得。”

萧夫人道：“为什么？”

萧大人长长叹息了一声，沉声道：“偶然突发，不可臆测之事，正如暑日降雪，江水逆流，总非吉兆，此事既已时过境迁，不提总比提的好。”

这性情耿介的老人，虽然完全不知江湖间事，但久居宦海，毕竟人情练达，阅历丰富，似乎已看出此事的不祥与凶险。

萧翎呆呆地瞧着他父亲，突然轻轻一叹，道：“依孩儿看来，云姨绝对不会走的，孩儿迟早会见得着她。”

萧大人面色一沉，轻声责道：“小孩子知道什么。”

但无论萧大人如何责骂于他，这童子心中，却始终抱着一种奇异的信念，认为云姑绝对不会就这样抛下自己而去，他终究必能再见得着她。

他虽年龄幼小，但凡是下了决心的事，却从无更改。

此后数日，他一直痴痴地倚门守望，不管寒风如刀，瞪着两只圆圆的眼睛，瞧着那被白雪所掩的道路，萧夫人纵然时时拖他回房，但只要眼睛一瞬，他便又跑了出去，家人们都知道他素来任性已惯，不敢劝拦。

残冬岁暮，昼短夜长，五日时光似乎过的比往常分外迅快。

除夕前数日，瑞雪纷飞，正是丰年兆端，萧翎披了件轻裘斗篷，戴着顶宽边貂帽，和往日一样的，早饭方罢，便匆匆赶来门外，倚篱而立，遥望着那无边无际的白雪出神。突听一声长长叹息，来自身后道：“小主人回去吧，大雪封路，严寒砭骨，道途不见行人……”

萧翎回头望去，不知何时萧福已到身后，一皱眉头，怒声接道：“谁要你管我了，快给我回去……”

喝叫声中忽然瞥见一条人影，冒着风雪而来，不禁心头一喜，大声叫道：“来了，来了，我早就知道云姨不会弃我而去的。”

声音中充满着喜悦。

萧福呆了一呆，随着他的目光望去，果见那积雪的道路上蹒跚行来了一条人影，身形婀娜，显然是个女子。

如此严寒之中，人们身披重裘，犹觉寒冷，但这女子身上衣衫却是褴褛单薄，狂风中衣袂飘飘。

人影逐渐接近，面目已清晰可见，原来是一个十六七岁的青衣少女，长发散垂，脸色铁青，风雪中娇躯不住的颤抖着，显然，她已耐不住这砭骨的寒风。

萧翎欢颜顿敛，失望地叹息一声，正待回身而去，忽听那少女啊哟一声尖叫，身躯摇了两摇，倒卧在冰雪地中。

萧福黯然叹息一声，道：“好可怜的孩子！”

他语气之中，虽然充满着怜悯之情，但人却站着不动。

雪如鹅毛，就这瞬息的工夫，那倒卧在地上的青衣女子，已然被大雪埋了半个身子。

萧翎略一犹豫，大步行了过去，拂开她身上的积雪，伸手拉着她一只手臂，高声叫道：“喂，你快站起来，我扶你到我家中，去避风雪。”

萧福急步行了过来，道：“唉！大少爷，这等寒风大雪，只怕她早冻僵了。”

萧翎道：“纵然冻死了，咱们也要收她的尸骨。”

萧福苦笑道：“这两天来，老爷夫人，已甚烦恼，再将这位姑娘抬回去，只怕老爷……”

萧翎双目一瞪，大声道：“老爷怎样，我爹爹岂是见死不救的人，快将这位姑娘抬回去，什么事都由我担待。”

他看这女子之面，不知怎地，但觉这女子眉目之间，似乎和自己颇为熟悉，无形中便生出了亲近之心，是以坚持要把她抬将回去。

老萧福看他面上的神情坚定，心知拗他不过，长长叹息一声，伸手抱起那女子，大步向府中走了进去。

他饱经沧桑，老于世故，知道老爷、夫人这几日正为着云姑之事心神不宁，本不敢再以这等闲杂之事，前去打扰。

哪知方自走入院中，偏偏就遇着了萧夫人，不禁心神一震，躬身说道：“这位姑娘，冒风雪赶路，耐不住寒苦，倒卧雪中，只要加件衣裳也就好了，老奴立刻打发她上路。”

萧夫人慈样的目光，在这女子面上凝望了两眼，忽然轻叹道：“这女孩子可怜兮兮的，身子又单薄，咱们好歹也得留她住上几天，待这场大风雪过了，再好送她上路。”

萧福唯唯应了一声，萧翎已从她身后窜了出来，一把抱住了萧夫人的右臂，笑道：“孩儿早知道母亲不会责怪于我……”

在这除夕之夜，由于连日风雪不住，寒气更甚，萧大人夫妇由萧翎相陪，围炉取暖，忽见人影晃动，那青衣少女，缓缓走了过来。

她经过一日夜的养息，体能尽复，烛光照耀之下，只见她嫩脸匀红，长发垂肩，虽是布衣荆裙，但掩不住如花容色，嫣然风姿。

她抖抖身上积雪，举步入室，遥对着萧氏夫妇拜了下去，轻启樱唇，说道：“难女拜谢夫人救命之恩。”

萧夫人仔细打量少女一阵，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请起。”

青衣少女道：“多谢老爷、夫人。”

萧夫人膝下无女，见她容貌姣好，心中甚是喜爱，举手一招，说道：“孩子你过来。”

青衣少女依言走了过去，紧偎在萧夫人身傍而立，低垂螭首，柔声说道：“夫人有何训教？”言词清楚，一派大家风范。

萧夫人侧目相顾，愈看愈觉喜爱，拉着她一只手儿，笑道：“孩子，快坐下来，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孤零零一个人冒着这大风雪赶路？”

青衣少女秀目眨动了两下，两颗晶莹的泪珠，顺腮而下，幽婉说道：“难女姓岳乳名小钗，千里寻母不遇，孤女天涯，慈亲何处，断肠岁月，飘零身世，如非老爷、夫人恩赐援手，难女早已埋骨风雪之中。”

她声音娇婉，言词凄然，神情又那般楚楚动人，只听得萧夫人幽幽长叹，黯然垂泪。

萧大人却是面色肃然，徐徐问道：“令堂行踪，姑娘可已知晓了吗？”

岳小钗缓缓抬起头来说道：“家母行踪四方，远在天涯，近在咫尺。”

萧大人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倒是有心人了。”

岳小钗道：“难女寻亲情切，尚望老爷海涵。”

萧翎自岳小钗入室之后，一直留神打量于她，此刻突然插口说道：“爹爹啊！这位姊姊好像云姨。”

萧大人沉声叱道：“小孩子家，胡说什么？”

萧翎不敢再言，一伸舌头，默不作声。

萧夫人仔细看去，果然发觉岳小钗眉眼轮廓，酷似云姑，不禁一呆，道：“翎儿说的不错啊，这岳姑娘当真是有云姑的七分风华。”

萧大人轻轻叹息一声，道：“你们再谈一会吧！我要回书房去了。”起身缓步而去。

萧翎目睹爹爹离了大厅，不禁胆气一壮，望着岳小钗道：“可惜云姨已在六七日之前，留书而去，唉……如若你早来几日，见到我那云姨，就知我说的不错了……”

话音微微一顿，又道：“不过，我相信云姨，总有一日会回来的……”

岳小钗道：“但望公子说的不错。”

萧翎道：“你如无处可去，最好能在我们家里住下，待云姨归来，你就知我所言非虚了。”

岳小钗道：“如蒙得允收留，难女愿充侍婢，侍奉夫人、公子。”

萧翎摇手说道：“不行，我这样大了，哪里还要人伺候，你照顾我妈妈

一人，也就行了。”

岳小钗星目一转，回身对萧夫人跪拜下去，道：“难女多谢夫人收留大德。”

萧夫人急急说道：“家中人口不多，姑娘如肯留此，老身极是欢迎。”

一夜天变，雪住云散，大地春回，岁序更新，万里晴空，捧出来一轮红日，这是一个美丽的新年早晨。

萧翎穿着一身新衣，缓步出室，他自得云姑传授了内家上乘坐息之法后，不但弱体易强，而且不知不觉中，已奠下习武的根基，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抬头望去，只见一袭青衣的岳小钗，正在打扫着庭院内的积雪。

她的动作，轻灵迅快，片刻工夫，偌大一个庭院中的积雪，已全部打扫干净。

只见她缓缓回过头去，望着萧翎嫣然一笑，道：“公子早。”慢步直行过来。

日光照耀着她艳红的嫩脸，玉人白雪，相映生辉。

萧翎见她面目身段，无处不像悄然留字而去的云姨，不禁看的一呆。

岳小钗看到他呆呆望着自己的木然神情，心中微生羞意，盈盈一笑，道：“公子为什么一直望着小婢？”

萧翎长长叹息一声，道：“你长得太像云姨了，唉！如你再大上几岁，那我就无法分辨了。”

岳小钗脸色微变，但不过一刹那时间，又恢复了镇静的神色，缓缓转身而去。

萧翎这几日来，一早就跑到大门口，倚门遥望等待着云姑归来，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一直认为云姑绝不会决绝地离他而去。

但此刻，他突然有着失望的感觉，岳小钗的音容笑貌，虽然酷似云姑，但却无法代替那云姑给他的慈爱呵护，在他纯洁的心灵里，已开始尝受思念的忧苦。

他信步茫然而行，走进了书房。

这地方，萧翎已数日未来，室中摆设依然，云姑却如黄鹤。在这里，他得到了云姑慈母般的惜爱，在这里他学得云姑上乘内功的坐息之法，他虽然还未完全了解云姑传授上乘内功的妙用，但他却知道自己一向虚弱的身体，突然强健起来，都是云姑所赐，一缕孺慕的怀念之情，已深植在他心中。

睹物思人，不禁黯然闭下双目，依照云姑传授的坐息之法，开始练习起来。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突然被一声砰砰的脆响惊醒。

睁眼望去，只见岳小钗脸色惨白，一对明亮的眼睛，怔怔地盯在窗上，手上的茶盘，跌落地上，一只细磁茶碗摔的粉碎。

萧翎怔了一怔，道：“你怎么啦？”

岳小钗如梦初醒一般，举手理一理鬓边垂下的散发，缓缓转过身来，说

道：“你那走失的云姨，可就住在这书房中吗？”

她虽然极力想使自己镇静，但仍然无法平复下激动的心情，声音微带着颤抖，言不由衷。

萧翎虽然觉着她这几句话，说的十分突然，但仍然摇头答道：“云姨住在这书房左侧，这地方是她伴我读书的所在。”

岳小钗道：“云姨对你很好吗？”

萧翎道：“太好了，所以我一直想念着她，唉！但愿她能够早日回来。”

岳小钗强忍着心头酸楚，说道：“但愿如此。”

伏身捡起地上的木盘碎杯，黯然退出书室。

萧翎智慧过人，目视岳小钗异常的神情，心中忽然动了怀疑，站起身来，行近窗前，仔细瞧了半天，却是瞧不出一点可疑的事物，心头纳闷，随手打开了窗扇。

但见满园白雪，遍地琼瑶，几株腊梅，盛放雪中，阵阵梅香，随着寒气，直透入室中。

忽然间，人影一闪，疾快的隐入了覆雪积压的花丛之中。

匆匆一瞥之间，颇似那岳小钗的背影。

萧翎好奇心大动，急急奔出了书房，直追过去。

白雪地上，留下了浅浅的足痕，萧翎依着足痕，追寻过去。

绕过丛丛花树，行到了花园一角，雪上的足迹突然消失不见。

萧翎停下了身子，抬起头来，四外张望了一阵，但见蓝天如洗，艳阳高照，哪里还有丝毫的痕迹可寻。

他举起手来，拍拍脑袋，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就奇怪了，她跑到哪里去了呢？”

目光转处，突然发觉了相距自己停身四五尺外的白雪地上，有一片三尺大小的洞口。

这是一口水井，在萧翎的记忆中，早已枯竭甚久。

这地方是萧家宽大的花园中，最为冷僻的一角，即是那修剪花树的长工，也甚少到这角落里来。

一种奇异的感受，使萧翎不自觉地向井口行去。

一缕凄凉的哭声，由枯井中传了上来。

萧翎心中一阵剧跳，探首向井底望去。

阳光照射下，隐约可见井底的景物。

只见一团活动的黑影，缓缓在井底蠕动，凄凉的哭声，就由那黑影发出，若断若续，娇婉动人。

萧翎穷尽了目力，凝注良久，才看出那正是岳小钗，在她的身前，似是还有一个人，但那人静坐不动，有如泥塑木雕一般，对岳小钗那凄凉的哭声，竟然是听而不闻。

哭声愈来愈凄凉，声声断人肠。